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文學部九

箴

銘

集序

論

射策

連珠

碑文

哀辭

弔文

增文
箴一

心雕龍銘箴篇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又曰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

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文章

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鍼之療疾故以為名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大抵箴銘贊頌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箴二

原虞箴

左傳魏絳對晉侯云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

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

夏箴

夏箴

云天有四殃水旱飢荒非務積聚何以備糧

崔琦戒外戚

范蔚宗後漢書崔琦字子璋河

南尹梁冀聞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

揚雄戒

成帝

揚雄作酒箴以戒成帝

頓挫清壯

文賦

興於補闕

選

防

微測隱文麗旨深

潘岳新婚箴

崔氏累世彌縫胡公次其

首目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

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案闕今文作闕失也空也

增我箴

司馬光我箴曰誠實

以啟人之信我樂善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云云

官箴

山堂肆考

呂祖謙字伯恭作官箴

大寶箴

又張蘊古作大寶箴

皇極箴

承華箴

又李義府作承華箴獻太子

大禹聽箴

又李密書大禹垂韜時聽箴規之美

高宗

求箴

又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

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作箴贈行

後漢書高彪字義方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

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

作箴自訟

山堂肆考

孫抃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

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賜君臣箴

唐書

杜希全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作師友箴

山堂肆考唐柳宗元以世

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戒人云

丹宸六箴

唐書

李德裕獻丹宸六箴帝甚嘉之

金華五箴

宋祁馮侍講元行狀曰景祐六年獻金華五箴弼違

告猷詞蕪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

賜清白箴

唐書許圜師遷相州刺史專以寬治州人立石

頌德部有受賂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

進端拱箴

王禹偁應詔言事曰先皇帝時初拜

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

獻太醫箴

唐書元和中吏部郎柳公綽獻太醫箴上深嘉

歎降中使勞問

為家人箴

方希古序曰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

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稱因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同勉焉

尚書諸司箴

唐書

柳仲郢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愈咨賞

十龜元吉箴

宋書李清之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

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

進宗室六箴

又吳

王宮教吳充進宗室六箴
仁宗書之屏風以自戒

續丹宸六箴

王禕序曰官箴王闕古之

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於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
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諱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
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
所難言者作續丹宸六箴

視聽言動四箴

程頤見論語注

誠敬謙謹四箴

貝瓊序曰吾友會稽樓文淵嘗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

所以施之於事也
因作箴以貽之

女史箴

張華作顧凱之書

銘一

增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詩傳曰作

器能銘可以為大夫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謨其先祖

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

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

焉耳矣 周禮考工記有黼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

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

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銘孔

甲有槃盂之誠殷湯有甘集作廿誓之勒龜鼎有丕顯之

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

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勗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頌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

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韓非子曰先王之賦頌
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呂氏春秋曰功

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 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

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章流別論曰夫古之銘至約今

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

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

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

大夫銘太常勒鐘彝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

為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
病討而潤色言可採錄 文心雕龍銘箴篇曰若乃班

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陽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燭
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
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
駟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詞碎著龜神物而居
博奕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器之未暇何
事理之能閑哉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學義記曰刻石

銘座者取崔蔡 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或盤或鼎或
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
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
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 陸倕漏刻銘序曰寧可多謝
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 文章辨體曰按
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

銘二

增述異記帝舜都郭門古宮在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

記古文莫有識者 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

上乃為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 事始靈后氏象

形篆以銘鐘鼎 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

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孔子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西京雜記曰昭帝

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王隱

晉書曰張載字孟陽作劍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

刻石於劔閣 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

石人焉大張其口而銘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
言少事後生何述焉 梁典陸倕吳郡人詔使為漏刻

石闕二銘冠絕當世 張說太華山銘曰峒嶷太華柱

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惟峰峻峭菡萏森爽是曰

靈嶽衆山之長 山堂肆考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貞

公笏歸其孫暮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犀薦角比干獻骨

合以憤裂至公為笏 唐書崔融嘗銘啟母碣武后幸

嵩山見而歎美之 又崔渙博經術吏部侍郎嚴挺之

施特榻試尊彝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玉海

李尤集序曰尤好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銘 楊士奇

書戒石銘後曰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祖摘其

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座之前 宋史張載

字子厚作西銘東銘 蘇軾三槐堂銘曰魏公之業與

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山堂肆考司馬文正公

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張敬夫銘云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之改色 元史楊桓

為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歷日序文辭典雅賜

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 明紀宣德七年親製翰林院

銘

銘三

原清潤

選銘則序
事清潤

溫潤

文賦銘博
約而溫潤

湯盤

湯有
盤銘

武

觴

太公陰符云武王有衣銘鏡銘觴
銘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酒致非

太常

禮有功銘
於太常

座右

崔子玉為
座右銘

美其人

禮曰君子之觀銘既美其
所稱又美其所為注言美

其人為
此銘也

班固燕然

漢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

華陽瘞鶴

瘞鶴銘華陽真

逸

增奠簾銘

鶯子曰昔大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為銘於奠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

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訟者揮鞀

敬器銘

孔子家語孔子觀於魯桓

公之廟有敬器焉問於守者曰此何器也對曰侑坐之器子曰吾聞侑坐之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子路進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君子感誠之至追而作銘

屏風銘

三輔決錄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

風帝命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枕屏銘

山堂肆考張敬夫枕屏銘

曰勿敗情毋思邪席上枕前思自省莫言屏曲為君遮

貪泉銘

南史伏曼容字公儀昇明末為

南海太守至石

門作貪泉銘

醴泉銘

玉海魏徵有醴泉銘

砥柱銘

唐書太宗幸河

北觀砥柱因勒銘於上以陳功德

仙掌銘

梁肅昆陵集序曰於仙掌函關二銘見公識探造化

智合權道

丹崖銘

山堂肆考唐節去官家於崖下號丹崖翁詩及銘

黃樓銘

朱子曰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敏社

陋室銘

劉禹錫銘曰山

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虛室銘

元文類虞集有虛室銘

孝門銘

唐書傳曰李興有孝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

義門

銘明宋濂有黃氏義門銘

布衾銘

玉海宋范堯夫銘

布被銘

又陸游作司馬

公布被銘

集序一

原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增法言
序曰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
意也 文章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
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
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楊盈川詩集序曰詩必
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責難反覆聲容可
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

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東
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
隨事以盡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
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
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集序二

增冠篇

見上

介首

趙復紫陽文集序曰門人員擇偏得紫陽之道擴掖遺集釐為八十卷將

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餘里介書俾不肖為說以介其首

皇甫序三都

見歎賞注

柳詈序歸藩

隋書曰晉王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詈為序詞甚典麗

詔作序

權德

輿張建封集序曰承詔作序是用拜君之辱而不敢讓

自為序

李商隱元結文集序曰次山有

文編有詩集有元子

裴延翰序樊川

裴延翰樊川文集後序曰上五

二十卷皆自為之序

年仲冬仲舅出中書直丞名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啜酒酣顧延翰曰老為樊上翁既不白期富貴要有數百

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

杜牧序李賀

李商隱李賀小

傳曰杜京兆為李長吉文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集序三

原魏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

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擣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
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
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為
前錄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為大
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微
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
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
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

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

四德之美戚里仰以為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為則若
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風儀閒潤神姿照朗愛敬
之道風彰柔媚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
寞淚篠歲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復文同
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於後 梁元帝職貢圖

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
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

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葯則通大
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
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
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
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
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
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
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

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

闕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

成章胡人遙集款關蹶角沿沂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

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

職貢圖云爾 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之生也誕授命

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

有一於此蔚為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

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

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
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
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
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
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誠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
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
俄遷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

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
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
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
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
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昉行無
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
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
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
章縟采而已哉 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袁粲領

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
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
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牒綠
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在瑤臺而
君莫不徧探冥蹟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

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踳謬二義可辨未
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
作猶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
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
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為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壁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
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
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

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
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縹
馬懸車閉門高枕恥為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
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鶩排閭闔
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
華寶佩鳴風豐韶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
陛十有餘載溫樹靡答露事不誦省中之言無漏席上
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堙壘以石投水如鱗縱

罄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
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與九德無
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蹟必探汎游羣籍菁華
無棄擗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
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
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為
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
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

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
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
類有美於斯鬱為高士則余與夫千古所謂世親者歟
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面竭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
塵蒙長者之嘉醕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既反盛憲
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
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
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惟

宸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
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
鷺爭弄伯牙之絃寂寞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
烈清徽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
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集
徐陵玉臺新咏序曰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
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
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

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
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
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瑩篴
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遥妒至於東鄰
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馭
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
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

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
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
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
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
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
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綠情之作
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

鶴晨嚴銅蠹晝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
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
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
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但往世
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
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儷
以金箱裝茲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

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
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
至於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
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猗歟
彤管麗矣香奩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
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
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蔽於驕侈君明逐不旋
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

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
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祕文瑤壇怪牒
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技命世之異人
焉文集闕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
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
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
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
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

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

振一作機

風

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
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
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
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
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
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
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

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
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
山承蓋 增唐楊炯王勃集序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
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
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
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
已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絃馳騁一作於

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
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
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
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
勢非鼓怒以為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
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
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
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

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
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
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
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 盧照鄰駙馬

都尉喬君集序曰聖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雄闕里裁
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
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
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

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
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
駕弔曲江之墮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
趨劔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
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
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
愁我無一矣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曰夫言者志之
所之文者物之所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

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集作物鼓舞入有名之地五

音繁雜

集作會

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

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

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

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狀集作

牆

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

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

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

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

檐帷於天郡設鈎距於皇州

集作都

若乃抗埋輪之章執

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

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

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溝夷險身更否

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雋亭臯漫漫興去國之悲旗

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鷺遷樹

集作谷

隴鷹出雲夢

上京之臺治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官商應搥筆而綺

繡飛逸勢標起

集作孤標

寄

集作奇

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

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絳雲霞於玉樓

當代名流翕然崇

集作宗

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

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

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九字季陽並有才藻

屬綴英華誤作陽

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

出豈止周流

集作柁榴

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鷦鷯寄辭阮籍

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

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

集作派非

荆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與 韓休右丞相許國

公蘇頲文集序曰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垆頌魯
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
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
騷之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
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
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
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

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轡轡前古昭彰後葉疇
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蹟幽微之數至若
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陸簡疑絳老之年
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
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
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

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
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
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
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
惟推終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
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
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
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

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
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
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
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曰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資

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

明白坦蕩紆餘

集作除

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

則游泳情性探微豁冥渙乎春水之將泮也廣勸戒則

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

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

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

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

雄舍君其集作而誰歟 吕温地志圖序曰廣陵李該博

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寢廣

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

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

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與未足以昭啟後生
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圖畫隨方面以別區擬形容之
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
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變化不出其意
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阨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
貊禹迹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
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
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成乎梗概固不

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牕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濶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

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
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
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
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
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
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
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
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

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頽息也
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曰先生生于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蹕齋泣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

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推
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明宋濂
太古正音序曰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雖
時按譜係蕩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
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
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即被命
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
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

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
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
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砢砢乎冰合
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
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
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
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
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

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余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

增書明方孝孺答葉教諭書曰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

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息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傳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竒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論一

增劉熙釋名曰論倫也有倫理也 鄭康成曰論者綸

也可以經綸世務 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

焉論貴於克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者矣 文

賦曰論精微而朗暢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

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即其經目稱為論

語論者稱論羣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

為名不韋春秋六論照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

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

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

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元理於是聘周
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
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
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事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
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
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必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聖求
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
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

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新貴能破
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
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勿論哉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必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
之能 孫何碑解曰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 文章辨

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文選所載有二體一曰史論乃
史臣於傳末作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
羽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勢人物

或辨訂經史之言如賈生之論秦過柳子厚之論守道
守官是也唐宋用以取士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
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彛訓曰經述經敘理曰
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
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論二

增前漢書班彪遭王莽亂避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
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分爭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彪乃著王命論以救時亂 又

曰桓譚博學多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

論 後漢書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刺

世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又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

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曰昌言 又崔寔字

子真嘗論當世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又劉梁字曼山一名岑常疾

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覽者以為仲尼作

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又著辨和

同之論 晉書裴頠深患時俗流蕩何晏阮籍日談浮

虛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不以物務自嬰風教陵遲乃

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又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

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 又魯褒字元道傷時貪鄙乃

隱姓名著錢神論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

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 又成公綏亦有錢神論 梁書劉峻見任昉諸

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
月葛履練衣路逢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
溉見而抵其書於地終身以為恨 玉海唐太宗時虞
世南獻聖德論詔曰卿所論過高朕何敢當焉 唐書
陽城字亢宗為諫議大夫久無所論列負素望韓愈作
諍臣論譏切之 又林蘊父披以臨江多山鬼淫祠民
厭苦之撰無鬼論 宋史尹源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
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

不悅其言第其文下

又曰蔣堂守蜀嘗得呂陶論聚

諸生共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

又王安石聲名甚盛

蘇洵獨知其剛褊難任作辨奸論以識之

玉海孫甫

著唐史要論十卷歐陽公司馬公蘇子瞻稱其議論精

覈李道源謝文節神道碑曰文節尤善論樂毅申包

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

彛為任元史黃澤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

之如有所見作顏子仰高鑽堅論明紀洪武二十一

年召試官陳宗訓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事
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
於偏私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論三

增鍼孝標

唐書蕭瑞善屬文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
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

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
人者通儒柳顛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

疑子固

宋史蘇軾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得軾刑賞
忠厚之至論喜欲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

但寘

列置龍圖

又張去華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
務稼穡為急真宗深所嘉賞命以嫌

第二

素寫其論為十八軸
列置龍圖閣之四壁

詔付史館

又朱昂著資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

史館
可謂作者
典論余觀賈誼過秦發周秦之得失述古今之治亂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

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有作者風

宋史魏了翁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

十篇

可用

又沈邁通判江陵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章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

六論立成

見敏捷

納其言而止

唐書李百藥貞觀初時議裂土與諸王功臣子

弟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

得其文大驚

宋史程頤游太學胡瑗問諸生

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其文大驚異之即處以學職

近世揚雄

山堂肆考王允幼聰明詣太學

觀辟雍謝夷吾薦允曰允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後

來王粲

唐書蘇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人謂後來王粲

射策一

增宋史曾從龍嘉定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 中說曰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夫對

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操事而獻策言中聖準譬

射候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 又曰對策王庭

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楊綰條奏貢舉疏曰

其貢舉皆問古今理體當世要務取堪行者 蘇軾謝

應制科啟曰無所不問之策以觀其博通之學 文章

辨體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

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

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荅所問惟董仲舒克竭所蘊帝

因是罷黜百家專尊孔氏以表彰六經厥功茂焉迨宋
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
取焉

射策二

增前漢書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武帝時來朝獻雅樂
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 又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

夫南史岑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

李商隱白樂天墓銘曰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得為諫官唐書藝文志元和元年夏四月丙午策試制舉之士稹郁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稹元稹郁獨孤郁居易白居易也宋史建隆二年祕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張澹及祠部郎知制誥盧多遜侍

御史師頌覈定優劣太宗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
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
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蓋陶穀張錫黨張去華以沮
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驟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又孫洙舉應物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
韓琦讀之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 宋
史王十朋對策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
擢為第一學者爭傳其策以擬古晁董 又周必大召

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又帝御集英殿策

士召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

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語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為

得士賀遂為首乃文天祥也 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

行新淦人廷對言剴切無忌諱太祖親擢第二 吾學

編張統字昭季富平人為吏部尚書被旨試翰林編纂

官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

之工也奏第一 又羅倫字彛正永豐人成化三年進

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
堅不從 明紀舒弘志巡撫應龍之子也萬歷十四年
廷試弘志年少策竒麗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
者大臣惜而不敢顯置之前級進呈卷末神宗擢為第
三中外驚異以為得人

射策三

原十難 一言

公孫弘諫築朔方上難弘發十策弘不
得一 鹽鐵論曰漢武帝時頗多策士

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

似荀

揚

擬晁董

宋史孔文仲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典瞻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

見上下

董子天人

賈生治安

仲舒天人策賈誼治安策

增燕公

心醉

李邵汗顏

顏真卿孫文公集序曰相公燕公覽其策而心醉唐書劉蕡應賢良方

正能直言科對策切直被放李邵歎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不汗顏耶

含清濁中今古

尊王道推霸略

梁書何遜字仲言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嘗謂所親

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西遊

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

射策四

原甲科為郎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之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置之不彰題有欲射者隨

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

對策第一

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使使與詣京師

不得已而進

五十難

後漢徐防字謁卿上書言學者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臣請甲乙

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識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者以為非也

公孫弘十上

增親批所對

明史紀事曾榮永樂三年廷對第一人太宗親批所

對策褒美之

親題制策

又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廷對獻替剴切天子親題其

制策一旦名動天下

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

法言曰或曰書與經

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
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
為利乎

親擢第三

宋史胡安國字康侯紹興四年廷試
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

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
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
以漸復三代為對高宗

親擢第一

明史紀事胡廣廬
陵人建文二年對

策建文君
親擢第一

對策白虎

建始四年夏上盡召直
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射策五

增書唐權德輿答柳福州書曰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
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

蟲謂之甲賦律詩是以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
求通理而已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回復
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
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

增表宋晁補之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曰熙寧中舉詞賦
為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
比展其卷自屏及陞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為三
千士先登矣 蘇轍謝除中書舍人表曰際會仁祖詔

求直言策語猖狂恃神聖之不廢考官怪怒惡悻直之
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

增啟宋蘇軾謝中制科啟曰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
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連珠一

原晉傅休奕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
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為
之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

其旨而令賢者微悟有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增三輔決錄曰趙 缺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 文心雕龍曰揚雄覃

思文閣碎文瑣語肇為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惟士衡理新文敏 文章緣

起曰連珠揚雄作 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

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琲也 太平御覽隋志

曰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約謂金鑣互騁玉軼並馳

又唐文志曰謝靈運連珠集五卷 明吳訥文章辨體

曰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文以
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
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
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連珠二

原漢揚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
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
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
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

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駟
儉之術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
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為儀 臣聞馬伏卓而不用則駕與良而為羣士齊察

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

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

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

而獲所願 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

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

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

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駕蹇服御良樂

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良懼宰詔任

而伍員憂 王粲做連珠曰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

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
為輔 臣聞記切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
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用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駟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
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
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

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哀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

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
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眊周天壤之際何則
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
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通
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凌颺之羽不求
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
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
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

乘風載響則音徽易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

而顯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

殊之妙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影之神故在乎

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觸非

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

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閣於理者唱

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趼不獲哀
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湛不

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降海
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鳩秋菊晚秀

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傳
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修己知足慮得其
逸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愈泰緣
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

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
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為之反舍有烏拂
波河伯為之不潮 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
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
間是故魏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梁武帝
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
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青不足
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類盈

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

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絃動而

隼落 後梁宣帝連珠曰嘗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

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竭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

惟天為大而西北懸 嘗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嘗榮林

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

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

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之峭是以一夫

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
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
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吳均連珠曰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絕等見
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耀
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
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
位 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資

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
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妾聞

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
以津亭掩馥祗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妒追生魏妾之悲
增唐蘇頲為人作連珠曰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

行有義得不可以義憊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寶其行者
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效
命於樓前思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

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為他人

所污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尸 宋徐鉉連珠曰道不

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

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受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

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橐董澤不踰其利

晏殊連珠曰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

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

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

郭汾陽裴晉公也

宋庠連珠曰

山有梗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廩有驥驟之乘掌廩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棖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廩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劉放連珠

曰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微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明劉

基連珠曰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
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
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
可以服鹿而鞮鞢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容於
埴人之國若甕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
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
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斧鉞不勞
而固於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

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鬪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蓋聞奔馬

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爽和能使百體俱病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蓋聞知風莫過於老

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
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連珠三

原表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
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為絕倫
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琲也雖復
金鑣互騁玉軼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
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

燕石貴賤相懸

誄一

增劉熙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

誄謚也 文心雕龍誄碑篇曰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

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

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章辨體曰按周

禮大祝作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 又曰按

文章緣起載漢武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

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
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宗元之
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
坡諸公所作則總謂之哀辭

誄二

原述德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妾之知為誄曰夫子之不伐夫

子之不竭謚宜為惠弟子聞而從之

述行

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為

作傳誄藏於王府

喪紀能誄

詩傳

累事稱之

曾子問篇云賤不誄貴幼不誄

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鄭注云誅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誅而定其謚而稱也

哀公誅孔丘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在位弔弔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世祖誅吳漢

東觀漢記云杜篤與

美陽令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誅辭

最高帝美之

公遂誅之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案注縣音元賁音奔縣卜皆氏也

上自為誅

漢武故事云公孫弘薨上聞而悲乃改殯之上自為誅

殊興感切

曹植荅明帝詔云奉詔所

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

扶章章殊與句句感切

貴賤操筆

晉書郝超傳云超所交友皆一

時美秀雖寒門俊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

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

古

今莫比

王隱晉書云潘岳善屬文哀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

美終

則誄發

誄

死

孔丘卒哀公誄之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小史讀誄

周禮小史掌卿大夫

之喪

張憑作誄

世說謝太傅問陸退曰張憑何以作誄而

行事婦人之德非誄不顯

纏緜悽愴

陸機文賦曰誄纏緜而悽愴

追念勲勞

增陶徵士誄

山堂肆考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浚陽嘗飲陶淵明舍自晨達暮淵明卒延

之為之誄

元魯山誄

又元德秀為魯山令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

七日不通飲食餒死空室
中中書舍人盧載為之誄

曹植文若春華

曹植作王仲宣誄文

若春華思若湧泉發
言可咏下筆成篇

趙宗殊有鳳毛

南齊書謝趙宗有名譽善屬文

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趙宗
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趙宗殊有鳳毛

士為作

誄者甚眾

唐書何澄粹封股親疾為瘳伏於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者甚

眾

碑文一

增金樓子曰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其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鈞深猶稱碑賦如一

文心雕龍銘碑篇曰碑者禋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

樹石禋岳故曰碑也周穆王紀迹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勲績而庸器漸闕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

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於碑溫王郗庾辭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

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贊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文者同誄之區焉 穆員元堂記

曰刻石識墓非周孔之制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不可闕也 劉禹錫為杜司徒讓淮南去思碑

表曰建碑示後令甲無文苟非至公則翻貽誚 陸龜

蒙野廟碑曰碑者悲也 歐陽公曰後漢以來始有冢

墓碑文門生故吏相與立碑頌德 經世大典序錄賜

碑篇曰古之有大勲勞於國家者勒之彝鼎以勸臣庶

以示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

思也 文章辨體曰按儀禮士昏禮入門當碑揖又禮

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

影以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

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繫牲也
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碑文二

增事始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 述異
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
銘曰歷古不昧 漢書郡國志曰沛有泗水亭亭有高
祖碑班固為文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
漢惠帝所立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

桓公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令作碑於此重之 隋書史萬歲為行軍總管擊南寧蠻

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

文中子宿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所作也典而達唐書張說為文構思精敏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又

李邕長於碑頌雖貶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首 又肅宗立命崔圓赴行在所明皇為制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又楊炎與常

袞同知制誥稱常楊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災
所為李楷洛碑置於壁日諷玩之 又楊瑒在官清白

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
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 又李華嘗為魯山令元德秀

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人爭模寫號為三絕碑

又曰皇甫湜為裴度判官度修薦福寺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舍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
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

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

我之簿邪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

寫諷念馮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 宋史李漸嘗代楊

凝撰吳越王錢鏐神道碑凡萬餘言文彩道麗時輩稱

之 又任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

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 金史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

手善屬文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又劉從益

為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未幾被召踰月卒業

人聞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又曰王競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碑以行狀未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為法 元史揭傒斯至正

三年致仕詔追及於滌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帛萬緡白金五十兩 吾學編洪

武十五年時建太學上幸學龔敷執經祭酒吳融進講上喜召吳訥至奉天門令為文立碑太學 明史紀事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潯陽人喜為文洪武十六年上親

橐滌陽王事實命來儀撰廟碑當時大制作推任如此
吾學編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邃
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誦

碑文三

原臣子述功

史官頌德

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輓轆以繩被其

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馬乃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

德帝自為之辭

有道無媿

文肅不虛

後漢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
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 會稽

典錄云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
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

虛獨 全焉 增初無文字 不重官階 李綽尚書故實曰東
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 裴敬李白墓碑曰貴盡

皆然名存則難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
已 寒山片石 薦福千錢 世說庾信自南朝至北方

還人問北方何如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餘驢鳴犬
吠耳 題何工卷詩曰延陵墓上止十字薦福寺裏須

錢 不肯辱文 未嘗苟作 蘇舜欽穆修哀文曰張文
廟文節使以騎名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

金五斤遺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不

御定淵鑑類函 五十七

為匪人辱吾文也

元史虞集字伯生碑版之文未嘗

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資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

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令圖噶伊求文銘父

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圖噶伊媿歎而還

命有司刻石

令儒臣製詞

元史文宗紀赦天下賜諸王滿禿等十七人並

賜功臣號及官階爵謚仍命有司刻其功於碑

又馬

札兒台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臣製辭立碑仍賜

旌忠明德之類

非李幹無可秉筆

須孫綽然後刊石

上見制誥

晉書孫綽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桓

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碑文四

原刻石立祠

魏志賈逵傳云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

曰昨過豫州見賈
逵碑像念之愴然

刊石立碑

後漢書陳寔傳云寔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哀麻者以百
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銘功德

齊道記云琅琊

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
紀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

述詠功德

袁興萬年書云夫碑銘將以述

詠功德流

歸於實錄

李充起居戒云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錄也

絕妙好辭

世說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壘白八字魏武謂脩

解不脩曰解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
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壘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

謂絕妙
好辭也

建碑於門

虞氏家記云虞潭值亂逆之世義守封疆澤洽黎庶故民沈尹等共

建碑
於門

立碑於墓

文章流別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

也

民共立碑

陳留耆舊傳云王業為荊州府有德政
辛於湘江有二白虎共衛其墓民共立

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參佐立碑

荊州圖記云羊叔子與鄒潤甫
嘗登峴山羊泣曰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
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
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
碑在其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
碑

翠碑表墳

曹毗却公墓詩云青松羅前隧翠碑
表高墳玉顏無餘映薰風有餘薰

石碑生金

王隱晉書石瑞記云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
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

立碑思賢

豫章記云孫子墓在南郡永安中太
守夏侯嵩於墓邊立思賢碑今存

讀

碑改字

魏志鄧艾字文載至潁川讀陳寔碑文言文為
世範士為世則艾遂自改名為範字世則後族

有與同者
故改焉

西戎涕泣

晉諸公贊云司馬駿鎮西戎既葬西戎之人每見碑無不涕泣

百姓悲感

詳上

水至加上

徐州記云徐州取徐山為名古溫伯大彭國春秋時

為宋邑有秦始皇碑水至加上三尺見東北
頃石長丈八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也

刊其碑

陰

荆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

幸勿見傷

披文相質

文賦碑披文以相質

書事於上

盛弘之荆州記云晉城南

有曹仁記漢水溢碑後杜元凱因其伐吳事書於碑上

蔡邕自書丹

後漢書蔡邕傳云以

經籍去聖久文字多謬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

鍾

公題年月

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段熲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

餘字

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又云曹真祠堂在北邙山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文

既綺藻器亦妙絕

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浼白瓦屑作鄭康成碑又為文而自

刻之文既綺藻器亦絕妙時人莫不驚歎

增無字碑

泰山記上有秦始皇無字碑

沒

字碑

五代史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

碑生玉

王肅答詔

問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於

于踐之壇宜矣

泰伯廟碑

見歎賞

龍川廟碑

三國典略曰宗慄少聰敏好讀

書語輒引其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王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王美之

詔為刻

石 唐書王博武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使吏沉呂獲

二尸乃葬之表其墓
曰孝子詔為刻石

詔為刻碑

又宣宗讀元和實錄
見韋丹政事卓然他

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
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

詔觀察使紇干泉上
丹功狀命刻功於碑

叩闕立碑

又李珣為淮南節度
使淮南之人德之珣

已沒叩闕下願
立碑頌其遺愛

起祠立碑

五代史劉審交為海州防
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

家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
民得歲時祠祭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一夕碎碑

韻府
羣玉

宋宣和殿立黨人
碑一夕雷擊碎

一夕祭碑

吾學編程濟朝邑人建
文初上言某月某日西

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
呼曰且囚臣至期無兵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驗赦濟

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
統軍者姓名濟一夕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

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為我
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適在椎處獲免

磨

班超碑

唐書李確字行本高昌之役確為行軍副總管
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其處有漢班

超紀功碑行本唐去古

碎李陵碑

陳敬宗王文安公
傳曰太宗嘗親征

刻更刊頌陳國威靈

扈從還過李陵城已四十里名問公曰聞李陵城有石

碑可往觀之至則北門有石出尺餘掘土拭視額曰李

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可讀明日公備奏其故

上曰此碑既鐫有蒙古姓名異日見之必以此為己物

耳宜再往

倒淮西碑

羅隱石烈士說曰石忠孝者生
長韓魏間猛悍負力事李愬為

擊碎之

愬前驅蔡平詔韓愈撰平蔡碑歸功裴度忠孝一旦

熟視見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赦弗誅

哭寧州碑

唐書狄仁傑字懷英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
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申

理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出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詔虞世

南勒文

唐書杜如晦卒帝手詔虞世南勒文使言君臣痛悼之意

詔蘇廷碩為文

又盧懷慎帝因校獵鄠杜間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侍書侍郎蘇頲為之文帝自書立碑著其德又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輦轂繫要

立碑著其德

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御史

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德

立碑著其功

又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漳水溢

賑饑及去人立碑著其功

太學立石紀德

又陽城字亢宗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等

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不得既行皆涕泣立石紀德

蜀人鑿文尊諱

又韋臯及蜀人

德之見畫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

景州刻石頌德

遼史耶律儼大

安初為景州刺史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

蘇州立石頌德

金史完顏哀大定中

授代州宣銳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奏禱雨於五臺山靈澤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為刻石紀之其在寧州蘇州平

賦役無擾民

親製皇陵碑

明紀洪武二年二月詔立皇陵碑自為文

親

立石頌德

製孔廟碑

又永樂十五年九月修孔子廟訖工親製碑文刻于石

取文於心

楊植

許由廟碑曰再拜

奚求於石

宋本績溪縣張尹大德舊政記曰張公尹吾邑

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耄語壯壯語弱語雜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

碑文五

增詩唐李商隱韓碑詩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
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掌負以靈鼇
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
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
人肝脾 高適觀李少府齋封宓子賤神廟碑詩曰于
焉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媿色行人載遺風片石
勿謂輕斯言固難窮龍盤色絲外鵲顧偃波中 杜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曰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

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白居易立碑詩曰勲德既
下哀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勲悉太
公敘德皆仲尼

增解宋孫何碑解曰碑非文章之謂也蓋後人假以載
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
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
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戒

焉盟於嘉量者曰量銘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於
景鐘者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鐘不可也銘於廟鼎
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孟几杖
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孟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
若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
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

增銘唐權德輿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曰古者揭其功
烈銘於祭器近古以來魯鐘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文

字於麗牲之碑之為詳也

哀辭

增寓辭

富弼哭尹舍人辭曰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於辭

寫衷

汪革

毘陵張先生哀辭曰目極東南涕沾胸予伸之以辭寫予衷予

述事

蘇舜欽穆先生哀辭曰痛夫道

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事

寄聲

金寔文肅徐公哀辭曰嗚呼夫子孰與抗

衡素昔好言遼邈九京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眾美寄之哭聲

原誄之流

摯虞文章流別

論云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心之辭

馬上三十步

班固馬仲

都哀辭曰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為哀辭

見之乃閣筆

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非非為晉安郡卒喪還

建業妻為祭文詞甚悽愴惟

增賈餘於哀誄

文心雕龍才略

父勉欲為哀辭見之乃閣筆

篇曰潘岳敏給辭以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

何足以辱命

林希謝人求哀

辭書曰嘗謂君子無苟於人患其無情也孔子猶曰惡夫淚之無從希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詞其將何從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書以遺羣

唐書歐陽

唐卒崔羣哭之甚哀韓愈為唐哀辭書以遺羣

衢知我心

王達哀唐衢辭曰作哀辭於千載之

下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吾心也

弔文一

增文心雕龍哀弔篇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羸故用弔也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長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隄班彪蔡邕並

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訶實工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者也彌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弔文二

原瞻首陽

阮籍弔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求仁得仁見歎仲尼沒而不

朽身沒名飛

由西鄂

彌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

寄

之山岡

康元弔夷齊文云側聞先生餞於首陽鼓不敬弔寄之山岡

寄之淶水

晉書

庾闡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悠悠太素
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
不敬弔寄
之淥水
投江流以弔屈

漢書揚雄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

江流以弔屈原

託白水而騰文

蔡邕弔屈原文云口迴世而遙弔託白水

而騰

度湘為賦以弔屈原

漢書云賈誼為長沙太傅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擗紙申辭以弔始皇

傅咸弔始皇賦文

正平倚柱

禰衡別傳云南

陽寇柏松嘗待遇劉景升景升嘗暫小出屬守長胡政
令給視之柏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胡政因而
殺之景升還慚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為作二牲以
祭正平為作板書弔之駐馬援筆倚柱而作焉

文

度揮翰

王文度弔龔勝文云宿慕遺芳遐仰徽烈登封遠慨有傷高節揮翰欲弔靈其明察

託

仁風而永念

陸機弔蔡伯喈文云既矣永歎敬弔于君託仁風而永念考遺烈於舊文

雖

緬邈而追傷

王文度弔范增文云余以升平五年正月庚申自下邳北征乃想項籍之往轍惟楚

漢之滎陽瞻鴻門而增既憶曩昔而興歎登亞父之故隴景忠諒之流芳感前烈而長思雖緬邈而追傷

悼總帳之冥漠

陸機弔魏武文云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佇美目其何

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禮簡而薄葬彼裘絨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絕琅琅之金聲

李充

弔嵇中散文曰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雕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

長游幽冥

王隱晉書安慮字仲元使蜀弔孔明曰適子之墓冥漠無聲廟堂猶在松柏冬青遐哉邈

矣長游

翼挂密網

李顯弔平升叔文云翼挂密網命絕霜刀

寶碎蘭焚

卞敬宗弔二陸文云寶碎
白刃蘭焚原火豈不惜哉
玉碎冰摧阮籍弔曰公文
云沈漸茶酷仁

義同違如何不
弔玉碎冰摧
增麋元弔比干麋元弔比干文曰予
感比干亢辭進諫不

顧其身而無益於
是復責而弔之
柳識弔夷齊柳識弔夷齊文曰青
苔古木蒼然秋水魂

今來何依兮去何止掇
澗谿之毛薦誠而已
柳宗元弔樂生柳宗元弔樂
生文曰許縱

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
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盧藏用弔

紀信盧藏用弔紀信文曰攝提貞歲兮奉揚仁風跋涉
草莽子詞弔紀公善彼勇兮殺身為忠九原不作

兮予將
韓愈弔塞上翁韓愈弔塞上翁文曰居南海
四百里有南驛戍土人云是

塞上翁城辭曰魂魄何家不
歸其鄉叟乎叟乎何心之傷
李華弔古戰場李華弔
古戰場

馬同

文曰浩浩乎平沙無垠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
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
長告余曰此
古戰場也
敬弔忠甫
柳宗元弔裴弘文曰古固有
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
死忠兮君子所與鳴
呼哀哉敬弔忠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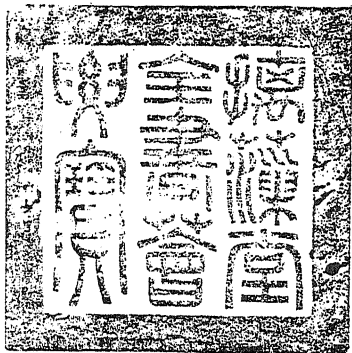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謹案卷二百第五十七頁後二行圖噶伊舊作土

甘懿今改

謹案第四十六頁後八行不資於芳澤刊本資訛

姿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 秦在亶